《古尊宿语要》的近指代词

卢烈红

作者 卢烈红,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古尊宿语要》 近指代词 “这”作主语

提要 《古尊宿语要》的近指代词颇为繁复, 可分为三组。对这三组近指代词进行量化分析, 回溯汉语近指代词的发展历史, 对比唐宋时期的其它文献, 可以看到, 《语要》反映了近指代词的较大发展, 显示唐宋时新产生的“这”正在向压倒传统的“此”而成为主要的近指代词这一目标迈进。同时, 《语要》中“这”能作主语, 证之以此前的同类资料, 可以认为, “这”单独作主语至迟始于北宋, 始于中唐的寒山诗也有可能, 学术界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商榷。

《古尊宿语要》是编成于南宋初年的一部重要的禅师语录总集, 这部总集汇聚了中唐至北宋 20 家著名禅师的语录, 保存了丰富的口语资料。由于它的编印处于《景德传灯录》之后、《朱子语类》之前, 因此对唐宋汉语研究来说, 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古尊宿语要》原书在中国本土久已失传, 只存于日本。清康熙、乾隆时期, 日本名僧、著名禅学家无著道忠(1653—1745)以日本所存鼓山宋版《古尊宿语要》为底本, 参照明版大藏经中的《古尊宿语录》, 历经 10 年, 成校写本《古尊宿语要》。本文即据日本中文出版社 1973 年影印出版的无著道忠校写本《古尊宿语要》(以下简称《语要》), 对这部书近指代词的状况进行考察。

《语要》中的近指代词成员众多, 颇为繁复, 可分为三组:

甲组——“这”、“者”、“遮”、“只”、“只么”、“底”。这些是唐宋时新产生的。

乙组——“许”、“如许”、“个”、“就”。这些是六朝时产生而《语要》袭用的。

丙组——“此”、“如此”、“是”、“斯”。这些是先秦时产生而《语要》袭用的。

下面对甲组的近指代词分别进行描写。“这”、“者”、“遮”本是一个词的不同标记, 但为了眉目清楚, 予以分述。为节省篇幅, 乙、丙两组近指代词的情况只在后面的总结表中反映。

一、这

《语要》中的“这”共出现 287 次, 绝大多数充当定语, 少数充当主语, 偶尔充当状语。

“这”充当定语 278 次, 具体有下列情况:

1. 这十一般名词(含时间词、名词性词组) 108 次, 例如^①:

(1) 主云:“和尚欠少个什么?”师云:“这贼今日败也。”(睦州 3) | (2) 学云:“请和尚说。”师云:“一堂师僧, 总不会这僧语话。”(赵州上 8) | (3) 僧礼拜, 师云:“这棒本是你打我, 我且打你。要此话行, 瞎汉, 参堂去!”(南院 6)

2. 这十里 91 次, 例如:

(4) 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师云:“到老僧这里觅个什么? 速礼三拜!”(睦州 11) | (5) 师上堂, 谓众曰:“此事的的, 没量大人出这里不得。……”(赵州上 6) | (6) (师) 竖起拂子云:“总在这里。裂开也在我, 捏聚也在我。”(云峰 9)

3. 这十边 6 次, 例如:

(7) 问:“未审此土谁为祖师?”师云:“达磨来这边总是。”(赵州上 21) | (8) 师一日谓侍者曰:“汝问讯了, 一边立地, 是什么道理?”答云:“不会。”师云:“过这边立!”(云峰 25)

4. 这十个 67 次, 例如:

(9) 师拈起拄杖云:“见这个么?”僧云:“此是色法。”(睦州 16) | (10) 广德便作师子吼, 师云:“这个犹是野干鸣。还我师子来!”(叶县 18) | (11) 僧便礼拜, 起, 师云:“还见翠岩这个老汉么?”(云峰 36)

5. 这十般 5 次, 例如:

(12) 师云:“石头老坐不定, 把不住。似这般担板汉, 教去便休, ……”(云峰 30) | (13) 师云:“……鼓山打这般掠虚底, 寻常人难得吃, 别处即放过, 鼓山即不得。……”(鼓山 4)

6. 这十回 仅出现 1 次, 如下:

(14) 部云:“二十年江南界里, 这回却见禅师。”(承天 6)

《语要》中“这”作主语 7 次, 例如:

(15) 师云:“近前来!”主便近前, 师云:“只这也无主宰。”便打。(睦州 20) | (16) 僧云:“如何是异?”师云:“透过万重关。”僧云:“只这如何透?”师便打。(首山 13) | (17) 问:“如何是承天家风?”师云:“胡饼日日新鲜, 佛法年年依旧。”云:“只这便是? 为别更有?”师云:“更有则错。”(承天 1) | (18)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出你口, 入你耳。”云:“莫只这便是也无?”师云:“分明闻, 分明听。”(石门 9) | (19) 保福指云峰上院主山问长庆:“教中云‘妙峰顶’, 莫只这便是否?”(鼓山 23)

“这”作主语的 7 例, “这”前都带有一个“只”(祇、祇)字。关于这种“只”字, 梅祖麟先生说:“只这的只似乎也该是‘这’, 但只这中已有这字, 只字就象是个赘加成分。”不过, 梅先生对自己的说法也不敢十分肯定, 因此他又说:“只这的只字, 别的读者也许会解作‘仅只、就是’。”^②我们认为, “只这”的“只”宜视为副词, 意义确为“仅只”、“就是”。这 7 例有 4 例“这”后都有一副词“便”字与“这”前的“只”呼应, 确凿无疑地证明“只”表“仅只”、“就”义。另外, 《语要》中的近指代词“者”有这样的用例:“……更有老宿道, 大唐国内尽是一队灭胡种贼, 即者便是。……”(鼓山 4) 显然, “即者便是”与这里的“只这便是”是平行的格式, “即”为副词, 故“只”也是副词而非近指代词。

《语要》中的“这”作状语 2 次，如下：

(20)《化身颂》：“化身来往任纵横，隐显诸缘应万机。只这见心非不见，刚须见外强生疑。”（洞山 27）| (21) 良久无人，师乃云：“今日说这多多，无事，久立，珍重。”（鼓山 12）

例 (20) 的“这”修饰动词，相当“这么”，指示动作的方式，例 (21) 的“这”修饰形容词，亦相当“这么”，指示性状的程度，带感叹意味。

二、者

《语要》中近指代词“者”出现 190 次，组合情形和语法功能都和“这”基本相同，作定语者居多，作主语者仅数例。

“者”作定语 183 次，具体情况有如下几种：

1、者+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组） 65 次，例如：

(1) 问：“草是不生不灭么？”师云：“者汉只认得个死语。”（赵州上 13）| (2) 问：“金鸡未鸣时如何？”师云：“无者音响。”（投子 3）

2、者+里 39 次，例如：

(3) 问：“如何是量外事？”师云：“无你下口处。”学云：“者里事如何？”师云：“不唤量外事。”（投子 3）| (4) 问：“者里是什么所在，足人争？”（投子 12）| (5) 师云：“我者里不曾泥里洗土块，你诸方作么生道？”（睦州 2）

3、者+边 6 次，例如：

(6) “……他不曾滞著凡圣，所以那边会了，却来者边行履，始得自由分。……”（南泉 10）| (7) 问：“思忆不及处如何？”师云：“过者边来！”（赵州上 18）

4、者+个 71 次，例如：

(8) 学云：“为复只是者个，别更有在？”（投子 14）| (9) 刘铁磨领众至，师勘云“见说刘铁磨，莫便是否？”磨云：“什么处得者个消息？”（子湖 5）| (10) “……者个只唤作名字比丘，徒消信施，阎罗王久后征你草鞋钱有日在。……”（智门 4）

5、者+回 2 次，如下：

(11)《十二时歌》：“日昃未，者回不践光阴地。”（赵州下 13）| (12)《纲宗歌》：“摩斯吒，入水去，者回休吐黑云雾。”（智门 12）

《语要》中“者”作主语 7 次，例如：

(13) 问：“如何是阐提？”师云：“何不问菩提？”云：“如何是菩提？”师云：“只者便是阐提。”（赵州中 8）| (14) 问：“只者犹不是，如何即是？”师云：“天性不吃酒。”（洞山 13）| (15) “……更有老宿道，大唐国内尽是一队灭胡种贼，即者便是。……”（鼓山 4）| (16) 问：“如何是古佛心？”师云：“何不高声问？”进云：“莫者便是也无？”师云：“是即错。”（叶县 3）

“者”作主语的 7 例，“者”字之前有副词“只”的 5 例，有同性质的副词“即”的 1 例，“者”字之后带“便”的有 6 例，带“犹”的 1 例，这些情况都与“这”作主语基本相同，只例 (16) “者”之前不带“只”或“即”，显示出完全的独立性。

三、遮

《语要》中近指代词“遮”出现7次，全作定语，例如：

- (1) 师曰：“遮汉，向你道不会，谁论善知识？……”（南泉3）| (2) 师曰：“遮汉共八九十老人相骂。……”（南泉5）| (3) 师曰：“你若认遮个，还成心佛去也。”（南泉2）| (4) 曰：“到遮里，某甲转不会也。”（南泉3）

四、只 只么

《语要》中“只”作近指代词仅见1次，作“个”的定语。如下：

- (1) 上堂，拍禅床一下云：“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杨岐2）

《语要》中“只么”出现2次，义为“这样”，一表状态，一表方式，作状语，如下：

- (1) 问：“雷声振地，为什么百草不抽芽？”师云：“芭蕉只么长。”（投子15）| (2) 《示初机》：“一步一登临，无非般若心。逢人只么道，终不误他人。”（神鼎16）

五、底

“底”产生于六朝，为疑问代词，唐宋时出现近指代词的用法。《语要》中“底”用为近指代词1次，作定语，如下：

- (1) 师云：“底事作么生？”（叶县2）

《语要》近指代词的情况可总结为下表：

功能与次数 词 项	主 语	谓 语	宾 语	定 语	状 语	联合 词组	出 现 总次数
这	7			278	2		287
者	7			183			190
遮				7			7
只				1			1
只么					2		2
底				1			1
许				1	9		10
如许					6		6
个	1			7			8
就				3			3
此	41		50	256	2	7	356
如此		38	8	2	4		52
是	7	3	107	7			124
斯	3		12	5			20

汉语的近指代词先秦主要有“此”“斯”“是”三个。“此”是典型的近指代词，“斯”的指示性比“此”轻，“是”常指抽象的事理或不在目前的事物，指示性也不如“此”强。郭锡良先生对“此”“斯”“是”三词在《尚书》《诗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等十部著作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的情况是^⑤：

“此”共用 1884 次，作主语 974 次，定语 310 次，宾语 587 次，谓语 13 次；

“斯”共用 113 次，作主语 33 次，定语 57 次，宾语 23 次；

“是”共用 2948 次，作主语 1455 次，定语 179 次，宾语 1229 次，谓语 85 次。

从这些统计数字可知，上古时期“此”“是”使用频繁，语法功能完备。

六朝时期，产生了一些新的近指代词，主要有“阿堵”、“宁馨”（“尔馨”、“如馨”）、“许”、“如许”、“个”、“就”。但是，在六朝，这些新产生的近指代词远不能与传统的近指代词特别是“此”相抗衡，占据近指领域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近指代词特别是“此”。以颇具代表性的《世说新语》为例，书中近指代词属于汉魏以后新产生的有“阿堵”、“如馨”、“尔馨”、“许”4个（书中未见近指代词“如许”、“个”、“就”、“能”），这4个词出现频率很低：“阿堵”3次，“如馨”1次，“尔馨”2次，“许”2次，而书中袭自先秦的近指代词仅“此”就使用300次，这300次还不包括“如此”、“因此”、“于此”中的“此”^⑥。

进入唐代，近指代词“这”诞生了。但中唐以前，“这”用例极少。初唐的王梵志诗、《游仙窟》、《坛经》都未见“这”、“者”、“遮”而以用“此”为主，王梵志诗用“此”30次，《游仙窟》用“此”12次，《坛经》近指只用“此”，84次^⑦。盛唐的李白，其诗作中用“此”359次，用“如此”27次（含“此”的还有“因此”，出现1次，为连词），而表近指的“这”“者”“遮”皆无一用例，袭自六朝的“就”“个”二词也仅一个用2次，一个用1次^⑧。中唐的寒山诗中“这”出现1次，而“此”出现49次，“如此”出现6次；拾得诗中“这”出现1次，而“此”出现13次，“如此”出现1次。“这”（“者”、“遮”）的大量出现，是晚唐五代的事。不过，晚唐五代时期“这”（“者”、“遮”）的使用还不能一概而论。文人作品中它们仍极少见，如《花间集》收晚唐至后晋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集中“此”出现31次，而不见“这”“者”“遮”，近指代词“就”“个”亦只见“个”的1次用例^⑨。《敦煌变文集》与中唐以前的文献比较，“这”（“者”、“遮”）的用例是大大增加了，据吴福祥同志考察，变文中近指代词“这（者、遮、只、拓）”共63例，加上由其参与构成的复音词共计85例，但是，变文中“这”系词与“此”、“是”比仍相差悬殊，“此”使用次数达1155次，是“这”系词的13.6倍，这说明西北方言中“这”的发展程度还不算太高。《祖堂集》的情况是：不用“遮”，“这”使用377次，“者”使用42次，“此”使用919次，“如此”使用112次，“这”、“者”相加419次，“此”、“如此”相加1031次，后者只是前者的2.46倍，与《敦煌变文集》相较，“这”、“者”的比重大得多，这说明，东南方言中“这”的发展快于西北方言。

从上面可以看出，终唐之世直至五代，虽然“这”不断发展，但“此”一直保持着它在近指领域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尊宿语要》体现了“这”的较大发展。《语要》中“这”、“者”、“遮”共使用484次，“此”、“如此”共使用408次，前者超过了后者，显示“此”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这”正在向压倒“此”而成为主要的近指代词这一目标迈进。另外，《祖堂集》“这”全作定语，“者”41次作定语，1次作状语，而《语要》中“这”、“者”都有作主语之例，这体现了“这”语法功能的拓展。

《语要》自身的“这”(“者”、“遮”)与“此”对比,在语法功能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此”作主语较多,而“这”(“者”)作主语较少。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这”(“者”)作主语还处在初级发育阶段,给“此”留下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显示“此”是一个功能和生命力极强的近指代词,直到宋还活跃在各种语法位置上。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先秦产生的“是”“斯”已无踪影,而“此”还见使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作主语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要点:一是“这”单独作主语始于何时,二是“这”作主语的用法如何产生。梅祖麟先生认为,唐、五代“这、那”不单用作主语,北宋“这”猜想也不能单用作主语,“这”单独作主语始见南宋;志村良治先生认为“这”(“者”)单独作主语由“这个”“者个”作主语转化而来,叶友文同志有与志村良治先生相同的观点^⑥。根据《古尊宿语要》“这”“者”的情况,我们觉得上述三位学者的观点颇可商榷。

志村良治先生曾列出“这”(“者”)作主语的3个例子,其中一例的“这”字别的版本作“适”,该“这”字实际上是作为“适”的或体使用的,意为“恰、刚”。“这”真正为指代词的2例是:

夏天将作衫,冬天将作被,冬夏递互用,长年只这(一作“者”)是。(寒山:《我今有一襦》)

孔雀毛衣应者是,凤凰金翠更无之。(齐己:《对菊》)

志村良治认为这两例“如果可信的话”,“应是‘这’作独立语的最早的例子”。梅祖麟先生的文章中也列出了这2例,但他没有怎么说明理由,就撇下它们而作出晚唐五代“这、那”不单用作主语的结论。叶友文则将这2例中的“这”认作前置宾语。据这2例的上下文义,“这”是前置宾语确有可能。但是,《古尊宿语要》中“这”“者”各有7次作主语,它们所处的格式多为“只(即)这(者)便是”,“这”作主语的例(15),“者”作主语的例(13),“这”(“者”)所在的句子有宾语,足证这种格式中的“这”、“者”不是宾语。寒山、齐己都是以禅僧的身份而作诗人,他们诗作中“这”所处的格式与《语要》“这”作主语所处的格式正同一类。同为禅家的文字资料,这种格式的相类可能有源流关系,以流证源,一方面可证寒山、齐己诗的用例不一定不可信,另一方面则可证这2例中的“这”作主语的可能性比作宾语大。“这”“者”“是”都是仄声字,不存在颠倒“这”、“者”与“是”的次序以谐平仄的问题,叶友文的前置宾语说在格律方面也找不到根据。叶友文的文章还说《景德传灯录》“这”用得很多,但均属连体性功能,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与《语要》一样,《景德传灯录》中“这”、“者”有作主语的用法,“这”作主语12次,有7次是以“只这是”的格式出现,与寒山诗用例的格式完全相同。例如^⑦:

师曰:“还将得马师真来否?”曰:“只这是。”(卷5,慧忠国师84)|师将示灭,乃遗一偈云:“祖祖不思议,不许常住世。大家审思维,毕竟只这是。”(卷7,米岭和尚123)|师指蛇云:“欲识西院老野狐精,只这便是。”(卷12,灵观禅师219)|僧问:“如何是幸福主?”师曰:“闍梨不识。”曰:“莫只这便是么?”(卷26,可勋禅师529)|遵布衲山下见师,乃问:“韶山在什么处?”师云:“青青郁郁处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卷16,寰普禅师323)

《景德传灯录》“这”(“者”)可作主语正可前接寒山、齐己诗,后连《语要》,形成中唐

→晚唐→北宋→南宋初“这”作主语的历时发展链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这”（“者”）单独作主语的起始时间不是南宋，至迟应在北宋，始于中唐的寒山诗也有可能。又，寒山、齐己诗用例不管是算作主语还是算作宾语，总之是独立语。寒山诗的例子本是“这”的早期用例，“这”的发展历史上并不存在作附加语早于作独立语的事实。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作主语经历了“这（者）个→这”的过程。在南宋《朱子语类》、《张协状元》“这”居句首作主语之前，自寒山诗至《语要》“这”作主语大都处在“只这（者）……”的格式中，因此，我们倾向于作这样的推测：“这”单独作主语开始是以“只这（者）……”这种格式为依托的，后来扩展到一般格式。

注 释：

- ① 例句后括号内首列禅师名号简称，次标例句所在栏的页码。
- ② [美]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第410—411页。
- ③ 郭锡良：《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载《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 ④ “阿堵”等4个词的统计数字采自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此”的统计数字采自张振德等《〈世说新语〉语言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01页。
- ⑤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页。
- ⑥ 李白诗的统计数字据栾贵明等《全唐诗索引·李白卷》，现代出版社1995年版。
- ⑦ 《花间集》的情况据日本青山宏《花间集索引》，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版。
- ⑧ 梅祖麟：《唐、五代“这、那”不单用作主语》，《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113页；叶友文：《“这”的功能嬗变及其他》，《语文研究》1988年第1期。下文所述这三位学者的说法，亦见于这些著述。
- ⑨ 《景德传灯录》所据版本为日本禅文化研究所1990年影印北宋福州东禅寺本，例句后括号内标注卷数、禅师名号、页码。

（责任编辑 张炳煊）